

書

海

蟬

踪

學苑出版社

俞冰◎著

俞冰◎著

书

海

蟬

踪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海蟬踪 / 俞冰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5077-3130-9

I. 书… II. 俞… III. 古籍整理—中国—文集 IV.
G2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6678号

责任编辑: 战葆红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79

网 址: www.book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 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87 × 1092 1/18

印 张: 2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08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定 价: 50.00元

自序

《左传》有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者，人人皆务求也；立功者，盛世祥和所殊不易也；立言者，乃士大夫学有心得传诸后世之役，古今学子于斯尤慎也。吾一介布衣，幼谨庠序之教，碌碌四十余年矣。年届知命，刮肠搜篋，脍录此编，均为各个时期“学而”之心得，“述而”之丛杂；“文抄公”者多，独建树者少矣。之所以名曰“书海蟾踪”，俾意以纬编简册中蟾鱼蠹蛀自况，形容学无轨迹，识无创制，率性而动，一鳞半爪；是反躬回顾以往也，亦未来学津之导引也。

余有幸于“文革”浩劫平复之初，忝列“老三届”大学生之辈。1983年，既学毕，旋厕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缘结束脩之上。传道之事不敢曰能；授业之功止乎浅近；解惑之求往往惶恐，蹉跎一二年间，仅于偏好之古文诗词多所记录，目下观之，既浅且谬，谨以付梓，敝帚自珍也矣。他日，若赋归来，寄情诗赋，以贻性情，聊诵采菊，南山翹可望也。

1985年，余有幸跻身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师事冀淑英、丁瑜、李致忠、薛英诸先生，顿觉徜徉于书山，游弋于瀚海，满目琳琅，不知所措，披览群籍，如饥似渴；更有前辈，循循善诱，耳提面命，请疑问难；时时授以古籍整理之法，处处点化版本鉴别之功。诸如宋元善本、敦煌经卷、方志家谱、经史子集，一寓目也，大饱眼福，俾自身学识与爱好拓展出更广大层面，正所谓见多识广，知所不逮。每忆及此，历历在目，无日或忘。荏苒五载间，由先生提携，承乏《北京图书馆普通

古籍总目》编辑之任，日日编目不辍，似有悟焉。后不幸染患过敏哮喘，所为蠹鱼之害，被先生们戏之为“祖师爷不赏饭”。奈之若何，改行易辙，忍痛抛舍，痛斯痛矣，悲夫定后。嗟呼，时运我与，而命不与噫！文津街（原北京图书馆地处文津街，为庚子赔款所建）几年所留文字，乃古籍实际编目工作中之心得，星星点点，书海拾零，惜乎年浅，用力无多，仅为个人于古籍编目些许体会，学后知不足也。累掇一编，平生之雪鸿也。

1990年，吾又有幸拜在戏曲理论大家张庚先生、余从先生门下，加入国家重大研究项目《中国戏曲志》编辑部。十年一剑，心织笔耕，大师引领，戮力前行，驱遣万里，南下北上，纵横州县，雪抄风纂，不问收获，但求耕耘，世纪之末，大功告成。当此时也，心有窃喜，曷计得失；过目文字洋洋千万，竟无几多予己予私，挥洒汗水春秋十度，皆为戏曲有载有征。常忆张公，学问淹博，倾尽毕生，开戏曲理论研究之学派，立史、志、论三分鼎足之基石，俾后生学子有以教益，有以指引；当吾实与有力，退思惠益实多。吾亦尝亲炙张庚先生教诲，张老“走正路，出人才”，句句铮铮，言犹在耳。拉杂编辑本书过程中，仅觅得一篇关于《中国戏曲志·新疆卷》编审校勘记，且做“为了忘却的记念”吧。

2002年春夏，我院整体迁徙，由前海恭王府迁至惠新北里，院长王文章先生力推重组调整举措，我遂由戏曲研究所调入图书馆，冥冥之中，终圆图书馆情结。嗣后，转而将图书馆版本目录学与戏曲学科交叉借鉴，潜心于二十世纪戏曲老唱片的整理研究，并担任《中国戏曲剧种音像资料库》工作。二十余载，所学所识，所经所历，重义于崭新领域，糅合一处，得心应手，渠清如许，为有源头；不禁忆起教授过我的先生们，音容笑貌，如沐春风。迩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带动古籍整理工作，方兴

未艾，有声有色；我也应旧友诚邀盛情，重操旧业，见猎心喜；仿效古人，撰写提要，发凡起例，编辑丛书，聊“述而”而已矣。

2007年夏，于役云南，做《中国戏曲剧种音像资料库》项目，忽接李长林馆长电，急召我回，以膺国家古籍保护之任。古籍整理，搁手年久，勉为承乏，幸不辱命。遂甄选版本，设计框架，填写报表，汇总呈送，焚膏继晷，倏忽半载，猬集诸事，不假他手。其间，将鄙臆两种申报思路，向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版本学家吴书荫先生，趋府侍坐，面聆教诲。2008年3月，国务院授予我院图书馆“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称号，明嘉靖徽藩刻本《风宣玄品》等四部善本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捷报一到，如释重负，心为释然，窃有沾沾。书中《“甲一”善本考》者，即摭拾零种，以为提要，用俟备考，乃学问之初步。

经学大师薪春黄季刚（黄侃）先生，为学务实，宏通严谨，仍以愚自警，称“唯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誓曰“行年五十方才著书”，惜乎天不假年，五十而歿，殒其一代学问于壤外，绝世憾焉，莫过于此。吾尝以此勉旃，惶惶乎文字之役，戚戚于己学敝陋，草草丛辑此编，遗诸同好，为一念想则可，称著称述，贻于后学则万不可，冀引玉已矣哉，果如此，则幸甚。

2008年暮春婺源俞冰谨自序于北京惠新北里甲一号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目 录

谈唱片

百代钻针唱片存目及考释	2
百代钻针唱片知见目	25
京剧老唱片版本研究初探	72
“程永龙”与中国早期唱片	85
斯人虽去 遗韵犹存 ——记中国艺术研究院藏常香玉大师音响资料.....	87

谈诗文

从杜甫的儒家思想看杜诗的现实主义	90
《古诗十九首》作者假说	97
七言诗探源	104
“童心说”之我见	111
诗词教学与形象思维	115
文学家所制的政论散文 ——谈贾谊政论散文的文学特色.....	126

谈戏曲

《中国戏曲志·新疆卷》编审校勘记	136
------------------------	-----

论北杂剧中关公戏	160
建设《中国戏曲剧种音像资料库》刍议	181
戏曲文献学发展的回顾	191
《余炳文手札》中的戏曲资料	208
“萧斋”与“戏曲”	211
二黄的起源及其和“宜黄”“四平”的关系	213
云南关索戏的由来	218
山西古戏台小记	221
《京剧剧目初探》与陶君起二三事	232
关于戏曲中的王昭君	234

谈古籍

“甲一”善本考	244
稿本《元律》著者辨	325
历代日记丛抄·后记	333
写在《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书后	335
评《稀见明史史籍辑存》的文献价值	340
评稿本《涤非日记》的史料价值	349
《名家书札墨迹》前言	351
《中国历史名人别传录》出版前言	353
古籍整理著录浅谈	355
古籍分类法浅谈	356
古籍版本浅说	360

古籍的分卷	364
古籍书名与著录	368
古籍著录中的两大难题	
——“错”与“漏”	372

杂著

文史谈萃	384
从“漆”到“墨”	384
古代的“贱医”	384
古代的相术	385
古代姓名浅说	386
话“茶”	390
自周至宋妇女不讳“再嫁”	392
“侄子”、“姪子”称呼的由来	393
说“妓”	394
古代发辫的变化	400
古人洞房“男御”“女媵”	401
话“科举”	401
中国古代养蜂之法有别于今	411
“伯伯”、“叔叔”称呼的由来	413
古代新妇之礼	414
古人以头戴物	414
话“糖”	415
说“傩”	416

伏羲使人们知道了自己的父亲	418
神农的贡献	420
史书中的“黄帝”	422
我的图书馆情缘	427
忆秦娥	
——“十八寄语，示吾女昭”	429
七律·畅想	
——学习胡锦涛“七·一”《讲话》有感	430
专业图书馆建设中的“参考阅览”工作	431
专业图书馆在网络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记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网络文化实绩及专业特色	440
后记	447

谈 唱 片

百代钻针唱片存目及考释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申明一点，即“百代钻针唱片”是中国尚能复原音响效果早期的有声档案文献资源。

人类有声的历史最早自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不过百有余年；而中国的有声历史最早开始于二十世纪初。是由英国商人开办的“谋得利公司（洋行）”和“罗办臣琴行”将西方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技术传入中国。最早录制的声音，是当时兴旺发达的中国戏曲、民间曲艺、民间音乐。据我见到最早的唱片是“Victor”编号为7344的小桂芬唱《三娘教子》（即“汪派”童伶小桂芬），这种唱片直径为25.4cm，片心多为橙色、绿色和灰白色，黑色字体，一些唱片片心处钤有“英商谋得利公司”和“罗办臣琴行”的印记。可惜，这批唱片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唱片材质和保存条件，至今已很难还放原音了。它们进入中国从时间上虽然比“百代公司”早，但中国早期的尚能还放原音的文献载体这一称号，还应归于“百代钻针唱片”。这就是搜集整理和研究它的意义所在。

1997年北京举办了题为“留住岁月——唱片百年”的庆典活动和国际博览会，纪念世界唱片120周年和中国唱片90周年，根据这一推断，中国唱片应在1907年是为元年，这一结论似乎保守了一点。1906年出版的《沪江商业市景词·留声机器行》中记载了留声机在中国的流行。“买得传声机俱来，良宵无事快争开。邀朋共听笙歌奏，一曲终时换一回。”“伶入歌唱可留声，转动机头万籁生。社会宴宾堪代戏，笙歌锣鼓一齐鸣。”

“Victor”早期的单面片，背后均有一标签，有1904年字样；法商“Columbia”单面片中有在片心外刻“25, 1902”字样；“Columbia”有一种单面软片，背面商标注明“歌林巴留声机器总公司”，1901年、1902年、1906年即在中国领得专利号。这些蛛丝马迹似可以证实中国的唱片历史要早于1907年，换言之，至今已逾百年。

“百代钻针唱片”子遗者实罕矣。尚有庋藏的南有上海图书馆，北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图”作为一个南方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且上海是中国唱片引进生产的老巢，自然会保存一批百代钻针片，据我寻访的情况看，其数量应在1500至2000张。北方收有此种唱片最多的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其数量在2000张左右。这批资料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梅兰芳、程砚秋大师为首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和国乐大师杨荫浏为首的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基础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积五十年的功力，搜罗整理的结晶。“上图”的片子摸排整理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已将唱片初步做成机读目录，并在整理过程中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南北两家大有可以合作共同携手成就此业的基础，于是“南上图、北艺研”遂成定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唱片的收集整理在民间方兴未艾，天津有一个京剧唱片爱好者协会，经营盖有年矣，于收藏研究老唱片颇多建树，毕竟天津旧时是一个京剧、曲艺的大码头，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自官而民，皆有擅于此道者。另外，东北有一个自称“依军”的收藏家，收藏有一批老唱片，品种品相不可小视。若能举社会之力，众擎易举，共襄此业，将是民族文艺之大幸矣。

要研究百代钻针唱片，就还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到底百代公司是何年进入中国出品销售唱片的？现在仅有一条记载，即1908年，法国人乐滨生

在上海南洋桥（今西藏南路）租房成立“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就是这一提法也从根本上受到质疑。百代钻针唱片中片号为32542、32543、32544的谭鑫培的《洪羊洞》、《卖马》，其准确年代应在1907年，一说1906年（吴晓铃说）。林步青是清末民初的一个苏滩演唱家，其《拔兰花》一段有一张“Victor Record”黄色片心红字，编号为6802的唱片，正面有一枚人倾听留声机图片的商标，背面注有1904年字样。林还有两张百代钻针片，32816《特露大姐》、32821《邈邈赋》，此两张唱片均为百代钻针早期唱片，应距林的Victor唱片年代相差不远。百代公司第一张钻针唱片是32001张毓庭的《洪羊洞》，这一片号要比谭的《洪羊洞》提前五百余号，其录制时间又应该早于谭多少呢？由此可以断定百代在中国的元年应早于1908年，再往前推甚至早于1906年，是否可以设想在1904年前后呢？兹姑待考矣。

百代钻针唱片之所以有它特定的价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叫——“真唱”。而此前英商“谋得利公司”、“罗办臣琴行”经销的“Victor”唱片，鱼目混珠以假充真的现象是众所周知的。洋行的华人经理徐乾麟由于唱片销路好，对唱片采录过程也不较真，只要雇些打唱班，又叫“堂名”，冒名顶替，冠以名角的名字，销路依然很旺，这完全是商人的惯用伎俩，偷梁换柱、挂羊头卖狗肉。如孙菊仙的唱片，世人皆知其为赝品，罗亮生先生以孙密友的身份，吴小如先生以与孙通家之好的身份回忆，都证实了这一点，但孙的“Victor”唱片却特别多，看来也只是唐模晋帖略得风范耳。而百代钻针唱片，均以真实录音为蓝本，罗亮生先生以中间人撮合者的经历撰写的《戏曲唱片史话》，言之凿凿，证明了这批资料的真实价值。所以又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百代钻针唱片”

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应算中国有声历史最早者。因此收藏整理乃至复原它的声音就更有重大意义。最终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搜集整理研究百代钻针唱片，其目的还是要再现历史的真实声音，使民间艺术遗产为今天中华民族崛起腾飞，为民族文艺复兴光大提供借鉴。

由于中国的音响历史，是西方洋人出于某种商业利益和殖民文化的原因，将留声机技术带到中国。客观上保留了当时一些演唱、演奏家的原始音响，而其真实目的不外乎牟取利益和文化渗透，根本无从谈起保存中国民间文化。所以中国音响历史正是由于这些特定的历史因素，为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在百代钻针唱片的研究上，也存在着这个特点。疑问很多，缺乏文献，涉猎者很少，了了者几稀，存世的唱片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梁启超语），在研究民族民间艺术发展史上亦复如此。梅兰芳大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撰文《漫谈运用戏曲资料与培养下一代》，特别强调史料的鉴定工作。著名文史学家吴小如先生更是开创了唱片的“版本学”和“校勘学”，提倡对老唱片的去伪存真。可见对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才是研究这门学问的开始。《百代钻针唱片存目》（以下简称《存目》），就是试图做一些史料钩沉稽佚的具体工作，以俟来者，以飨学人。

翻开目录，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张毓庭片号为32001的《洪羊洞》。张是宗谭的票友，百代钻针唱片首录的这张片子，可以说明当时“无腔不学谭”，谭腔已蔚成时尚，至于张毓庭当然是谭派老生中的佼佼者了。这张片子品相尚好，音质亦佳，辅以百代红公鸡商标的柜式唱机和钻针唱头，老腔老调，殊堪玩味。其他如乔荇臣、王雨田、孟朴斋、贵俊卿、王又宸等宗法谭派者，皆有存目，亦复可听，再加上谭鑫培的“七张半”珍迹，

这部分资料不失为学习研究谭派老生艺术的宝贵资料。

谈到谭鑫培的“七张半”，这已成为京剧史上的一桩公案，围绕谭的唱腔这一问题，许多专门的研究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最终成为菊坛雅事。1958年梅兰芳大师在一封信中提出“谭鑫培先生传世唱片，只有百代公司发行的《洪羊洞》、《卖马》等十五面是本人所唱，其他均属伪托。”并撰文《漫谈运用戏曲资料与培养下一代》，重申对戏曲史料要“重视鉴定工作”。自此，“七张半”真谭片，遂成定论。后来的京剧史家偶有谈及此事者，著名教授吴晓铃先生就“七张半”成片年代，有过定论，成一家言。此外，又有许姬传和吴小如两位先生论及此案。1997年纪念谭鑫培诞辰150周年，王家熙先生综前人所述，撰文《谭鑫培七张半唱片的历史价值和审美意蕴》。本文在论述上不敢称逾越前贤，发先人所未发，仅仅是根据工作中的便利条件，对所见到的百代公司钻针刻版片中的“七张半”真谭片，条分缕析，著录于兹，供学者研究家备览。

关于“七张半”唱片成片年代，1907年的《洪羊洞》、《卖马》最早，其片号是32542至32544，即三面一张半。从这个时候算起到《战太平》的出现是1912年，其片号是33147，其间跨越六百多号，时间间隔为五年。如果根据这种模式推测，百代公司进入中国录制出版本土文化，每年出版量约在一百余张。可以肯定谭鑫培绝不是第一个灌制唱片的京剧演员，据称，有一位王家胤先生，手中有--张片号为32001的片子，是百代公司进入中国的第一张唱片，我见到过此片，为张毓庭之《洪羊洞》。这个序号去第一张谭片五百余号，若依此推算，最少应在四年以前出版，亦即1903年前后，如果此推断属实，则百代公司进入中国的年代，比一些原有史料所推断的就要提前。1906年出版的《沪江商业市景词·留声机器行》记述

的情节，1908年法国人乐浜生在上海南洋桥租房成立“东方百代唱片公司”，都不能证明百代的元年。早在这些记载之前就有京剧唱片的产生，可见至迟到清光绪末年百代公司已经进入中国。到底当时百代公司运作的形式是什么样子的。研究百代进入中国的历史状况，有助于澄清一些京剧史上的悬案，特别是在当时技术条件下，怎样采录、怎么刻制唱片，工艺流程怎样，乃至一些文献的记载。搞清楚这些先决因素，才能印证一些京剧史上出于口入于耳产生的讹传，使史料依据更具有准确性。譬如谭鑫培是1901年第三次到上海演出，而第一张唱片的出现在1907年，在这六年中，到底是哪一年采录，地点是上海还是北京等等一些问题。

在“七张半”中，片心号相同而片心外刻号不同的现象普遍存在。如在两张《碰碑》中正反面都不相同，且手刻字迹工稳程度，两张相比，差距较大。片心外刻号的含义究为何谓？从后期诸家公司钢针唱片中看，似应代表其生产过程中的某种记数意义，这个号的破译，很可能为唱片史中年代难觅的困扰提供解决之道。或许在当年生产过程中，人们并不是有意为后人留下疑点，而仅仅是为了生产工艺流程中的某种标识，但恰恰是这种神秘的号码，为我们今天研究唱片史指明了方向，只可惜至今没有解读它的依据。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将为一大批老唱片生产年代的确认提供答案，从而为艺术家和艺术的发展史提供第一手资料。由此可以认为，两种《碰碑》确有不同，或者是技术参数的，或者是出版批次的，或者是制作地点的……在我处两张《碰碑》中，片心刻字字体显然一优一劣，绝不是出于一人之手，由此可以推想其制作过程当有差异，细细深究，资料寥寥，不可枉断。

在《洪羊洞》半张中，字迹漫漶，属刻工中拙劣者，而它的背面则是